



重刻自警編序

是編也六伯敬亭陳公已梓于滇藩杖嘗總滇  
臬與公共事雅相知因得而披閱焉公敷歷中  
外偉節宏猷所至炳耀人耳目皆體認茲編而  
有得者杖蓋心記之矣茲奉



命來撫江右政暇迺授瑞州胡守同文令訓導  
鄭濬等校刊以廣厥傳曰自警云者援古以  
今也或曰六經四書聖賢之格言其於

獨脩齊治平之道則詳矣。譬諸醫人之療病也。群方備焉。公之取是也。何居曰。夫方傳於古而用於今也。經書也者。古人之方也。有宋諸名賢者。用方之人也。吾以治病焉耳。凡人之心存於有警而佚於無制。雖古昔睿哲之聖。尤銘盤銘。孟識欹器箴戶牖以自戒。而况後世乎。故備列諸名賢之嘉言善行者。其將以警我也。迺今求之觀其敬慎。可以淑性矣。觀其中虛。可以集懿。

矣。觀其昭哲。可以辨治矣。觀其閑達。可以致遠矣。觀其獻替。可以誨忠矣。觀其彊毅。可以歷變矣。觀其出處。可以宣節矣。凡若是者。孰非立身行己。安上御民。保大定國之摹哉。誦是編也。猶之几席戶牖之銘也。猶之循和扁之術。逝岐黃之旨。以治病也。而有弗效乎。昔孟子敘帝王道統之傳。而歸於心之憂勤惕厲。自警云者。卽是心之推也。能充是心。斯能自得師矣。編之始末。

且載敬亭諸公序中皆所以常存是心而不放也考亭朱子有言曰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拭每三復斯語并述之以爲讀警言編者助

萬曆元年歲次癸酉春二月吉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奉

勅巡撫江西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提督湖廣學校副使監察御史姑蘇鳳竹徐棻序

自警言編序

嘗讀詩之抑衛武公所以自警者凡十二章紬繹辭旨反覆切至猗歟休哉予辛巳去國屏跡龜溪省愆餘暇集我

朝諸公言行越三年而成編名以自警蓋警飭予之所不能而庶幾古人

萬一云耳書甫成市書徐生售典刑  
錄嘉言善行貯分品列間類予所編  
因廣教育攝養好生使命數門置之  
座右期無負初意云

宋嘉定甲申正月望

漢國趙善璪序

自警編序

走不敏幼讀父書偶閱自警編愛之不忍釋  
手比長宦遊中外每篋以自隨編凡九卷其  
爲目五十有六自學問操脩以至出處政事  
各以類聚皆採集宋名賢嘉言善行之大端  
以自警因以名編作于嘉定甲申漢國趙善  
璪氏迨我

明洪武甲戌刻布于

蜀藩弘治壬戌武

廉憲清重梓于嶺表俱僻在一隅傳之弗廣  
且歲久多剝落謬誤讀者憾焉嘉靖庚子形  
山馮公時雍自湖藩陟吾閩左轄旬宣政餘  
爰出是編屬謫宦陳進士光哲校梓于薇垣  
精舍遂偕同寅方伯車公純叅伯顧公夢圭  
梁公廷振徐公樾曾公存仁惠顧庭梟于朋  
樂園屬爲之序序曰士君子立身行已脩齊  
治平之術載於是編詳矣雖其間言人人殊

或隨事應物或有激而然過中不及容或有  
之求其大要非養之素見之審而處之確然  
者未易及此等而上之雖堯之執中舜之稽  
衆禹之兢業湯之盤銘孔之發憤忘食曾之  
吾日三省孰謂不胚胎於是而可爲行遠升  
高之一助哉形山公之恪於持已良於敷政  
平生大節端可匹休古人而無愧者謂非自  
警之功而何哉惓惓是編之傳其與人同善

之心廣矣愧不肖服膺尊信亦既有年今老矣落落故吾執筆序此不覺爲之三歎

庚子冬十月朔

賜進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侍

經筵

勅賜廩餼馳驛致仕三山小泉林庭栢序



刻自警編序

昔者子貢嘗有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與天道豈出於文章之外而門人固有不見聞者要之上智之士不落言詮中才以下推類求通根器既殊授受斯別聖人之於天道非秘之也今夫論政至堯舜止矣執中之外無長說孔子答門人之問政則區別條貫言人人殊顏曾之授

教聞然無言至於由求于夏之徒問仁問孝如  
化工造物隨材造就不執一方聖人之教人何  
若是之多術也於乎此可以見夫子之文章矣  
夫子之文章在當世賢者可得而聞之後世賢  
者可得而識之下此而有一善之可稱者固亦  
文章之支流餘裔聖門之所必錄者也宋儒趙  
善瑋自警編之集其謂是歟予嘗誦法之餘竊  
嘆曰君子之百行備於此矣夫是數君子者未

嘗登洙泗之門墻聞夫子之道論然其資稟近  
粹庶幾合乎中庸擬之夫子之文章固猶泰山  
之於土壤河海之於細流斯亦大道之所與進  
者也夫子嘗有言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然則三代而下前言往行之可以多識而  
蓄其德者舍是書其何以哉善承之此方欲圖  
鑿梓使邊方下士知古人德行道藝之全去冬  
十一月與僉憲姚君言及君曰此素志也十二



月回大理遂亟圖之今年正月君移巡臨元僉  
憲易君代之逾月而工告成夫趙公爲此編于  
數百載之前至於今而刻之者海內幾遍及予  
欲重梓以廣其傳而二君同心銳意興事此可  
見道有曠世而相感事有不謀而自合亦性與  
天道之在人心有不容息者敬書以識之

嘉靖四十年冬十月雲南按察司提學副使錢

塘陳善撰

自錄

學問類卷之一

學問

見識

器量

操修類卷之二

正心

檢身

誠實

操守

定力

清廉

儉約

無嗜好

謹言語

韜晦

攝養

好生

齊家類卷之三

孝友

教子孫

賑親族

居處

接物類卷之四

交際

君子小人

樂善

教育

厚德

報德不報怨

濟婚葬

出處類卷之五

出處

義命

恬退

處患難

休致

事君類上卷之六

忠義

公正

德望

得體

講讀

諫諍

事君類下卷之七

憂國

薦舉

用人

善處事

上下

使命

政事類卷之八

政事

鎮靜

信

濟人

救荒

救弊

辯誣

獄訟

財賦

兵

制勝

拾遺類卷之九

議論反覆

報應

宋名臣名儒姓氏號紀

韓國趙忠獻王普字則平幽州人

濟陽曹武惠王彬字國華真定人

魏國韓忠獻王琦字穉圭相州人舉進士

信國岳武穆王飛字鵬舉相州人

衛國高烈武王瓊家世燕人徙亳州

范魯公質字文素大名人舉後唐第

張文定公齊賢字師亮曹州人舉賢良方正

李文正公昉字明遠深州人舉進士

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

陳晉公恕字仲言洪州人舉進士

萊國寇忠愍公準字平仲華州人舉進士

錢宣靖公若水字淡成河南人舉進士

向文簡公敏中字常之開封人舉進士

張忠定公詠字復之濮州人舉進士

李文靖公沆字大初洛州人舉進士

曹穆公瑋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官

馬正惠公知節字子元幽州人以父功補官

侍讀孫宣公奭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

李文定公迪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

許國呂文靖公夷簡字坦夫壽州人舉進士及第

魯肅簡公宗道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

晏元獻公殊字同叔撫州人以神童召試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蘇州人舉進士

陳忠惠公堯佐字希元閬州人舉進士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衢州人舉進士

薛簡肅公奎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

王文康公瞻字晦叔河南人舉進士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

韓忠獻公億字宗魏開封人舉進士

程文簡公琳字天琳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

王武恭公德用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

沂國王文正公曾字孝先青州人舉進士及第

張文定公方平字安道宋城人舉茂才

龐莊敏公籍字醇之單州人舉進士

韓國富文忠公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才

蔡忠惠公襄字君謨興化軍人舉進士

祁國杜正獻公衍字世昌越州人舉進士

吳正肅公育字春卿建州人舉進士

潞國文忠烈公彥博字寬夫汾州人舉進士

唐質肅公介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

司馬溫公光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

狄武襄公青字漢臣汾州人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廬州人舉進士

吳文肅公奎字長文濰州人舉賢良方正

魯國曾宣靖公亮字明仲泉州人舉進士

荆國王文公安石字介甫撫州人舉進士

申國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文靖公之子以恩補

官舉進士

蜀郡范忠文公鎮字景仁成都人舉進士

康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舉進士

東坡蘇文忠公軾字子瞻舉進士

劉忠肅公摯字莘老永靜軍人舉進士

王文忠公堯臣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子以恩補官舉

進士

陳忠肅公瓘字瑩中南劍人舉進士

內翰曾文昭公肇字子開舉進士

魏國張忠獻公浚字德遠舉進士

中丞李恭惠公及字幼幾鄭州人舉進士

尚書余襄公靖字安道建州人舉進士

鄭國宋元獻公庠字公席安州人舉進士

畢文簡公士安字仁叟代州人舉進士

胡文恭公宿字武平常州人舉進士

王晉公祐魏州人

趙康靖公槩字叔平應天府人舉進士

呂正惠公端字易直幽州人以蔭補官

呂榮陽公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子以恩補官

蔡文忠公齊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

豐國趙忠簡公鼎字元鎮解州人舉科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

魏國王文正公旦字子明晉公之子魏州人舉進士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文正公之子遺恩補官召試

賜進士

洪忠宣公皓

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

翰林學士竇公儀字可象薊州人舉進士

諫議田公錫字表聖嘉州人舉進士

內翰王公禹偁字元之濟州人舉進士

中丞孔公道輔字原魯舉進士

集賢學士劉公敞字原父吉州人舉進士

起居舍人尹公洙字師魯河南人舉進士

御史中丞呂公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舉進士

中書舍人曾公鞏字子固建昌人舉進士

門下侍郎蘇公轍字子由舉進士

丞相蘇公頌字子容泉州人移徙潤州舉進士

太史范公祖禹字淳甫成都人舉進士

密學陳公襄字述古福州人舉進士

門下侍郎韓公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以蔭補官

尚書左丞王公存字正仲潤州人舉進士

尚書彭公汝勵字器資饒州人舉進士

樞密王公岩叟字彥霖大名入舉進士

侍郎鄒公浩字志完常州人舉進士

資政殿學士劉公齡

彭公思永字季長吉州人舉進士

內翰賈公黯字直孺鄧州人舉進士及第

侍讀孫公甫字之翰許州人舉進士

秘書丞劉公恕字道原筠州人試經義說書

院使种公世衡字仲平以蔭補官

諫議司馬公康字公休舉明經

待制王公質字子野以蔭補官

樞密學士錢公惟演

馬忠肅公亮

丞相張公文懿

諫議竇公禹鈞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

諫議謝公必

叅政孫公抃

尚書許公元



尚書李公捧

范公正平字子夷

校書郎陳公達

尚書楊公玠

右司諫賈公易

侍郎李公若谷

大學博士權公邦彥

通判薛公長孺絳州人

節度使符公彥卿

侍郎楊公偕

起居舍人李公綱

樞密鄭公穀

陳希夷先生搏字圖南亳州人

胡安定先生瑗字翼之泰州人

石祖徠先生介字守道兗州人舉進士及第

孫泰山先生復字明復晉州人舉進士

邵康節先生雍字堯夫河南人

程明道先生顥

徐節孝先生積字仲車楚州人舉進士

程伊川先生頤

劉元城先生安世字器之大名人舉進士

楊龜山先生時字中立延平人

蘇老泉先生洵字明允眉州人舉進士

張橫渠先生

黃魯直先生

尹和靖先生

張無垢先生

欒城先生

李公繼隆

陳公泊

王公欽若 其公

丁晉公謂

張文節知白

陳公執中

西京劉留臺

王公安禮

王公安國

崔公孺

王公達

劉公彝

晏公敦復

張公燾

賈文元公

陳龍圖從易

陳公堯叟

虞公允文

李光祖元亮

程大中公珣河南人

蒲宗孟

張子韶

吳康信

趙君錫

潘良貴字子義

翰林學士蘇公傑

王心穆公融

宋名臣姓氏

自警編卷之一

學問類

學問

見識

器量

學問

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玉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怨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范純仁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有離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崇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於大學與黃公履邢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復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願俱事胡先生居

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  
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邢公恕皆以公故從程  
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孫公覺李  
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  
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  
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  
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  
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者莫能  
測其深淺也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  
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老  
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  
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  
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  
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  
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  
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經語  
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

語孟中便思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  
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親求於論語將諸  
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  
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  
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等氣質

人有平昔讀書而臨事不近禮義者尹和靖曰便是  
不曾讀書人有不讀書而臨事自合禮義者和靖  
曰此所謂暗與孫吳合也禮義人心之所同然所  
以如此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  
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  
為當孰為否皆令曾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  
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  
言矣

又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  
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  
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凝神靜慮如目擊二  
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又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  
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  
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  
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曾公、不聞有聖人之  
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  
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吁、可  
仰哉、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  
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  
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恭敬者、

歆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  
致其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歆其  
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  
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歆其觀古人  
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為身基、懼然  
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悻者、歆其觀古人之貴義  
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  
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歆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  
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若不勝衣  
也、素怯懦者、歆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



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  
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務去太甚學之所知施無  
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  
共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  
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鳩梟如  
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  
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寢後  
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  
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夢祥初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  
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淵中不復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某同上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  
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為四塊早晚取  
二塊斷蓋十數莖蘸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嚼之如  
此者三年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耻孝友  
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趨則大  
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中

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玷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

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大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又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

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  
信人也

見識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公必為相自小官薦進之公  
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  
為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真宗祀汾陰過洛華呂文穆公第問卿諸子孰可用  
公對曰臣諸子豚犬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  
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言遂至大用先是富韓公  
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  
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公見之驚曰  
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

原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其知人如此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夷簡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為

信姑應之曰諾既而夷簡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許公蓋夷簡封國云

王元之之子嘉祐為館職平時若愚驂獨寇萊公知之喜與之語寇公知開封府一旦問嘉祐曰外人謂劣文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寇公曰於吾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善相則譽望損矣寇公曰何故嘉祐曰

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大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寇公喜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間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

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存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畧相似焉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為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衆人未知之前惟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昊叛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四人皆罷忠穆請號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

穆謂公儀曰駸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穆公自陝西謫官初起為定帥予至定治事畢曹穆公謂予曰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予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為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子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穆公曰

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隣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駸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李文靖公為相王魏公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

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公先識過人遠矣

真宗初即位李文靖公為相王文正公叅知政事文靖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文正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文靖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不及見此此叅政他日之憂也及文

正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公歎宥之爭於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不能守使民隳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過所不

禦而反將之。此法斯錄也。今萬劫無兵與賊。雖仲  
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去意。  
小民之情得醇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在理尤善。而  
云歆食其肉。博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  
免死。既而富公愠曰。當今憲法不舉。方欲舉法而  
多方阻撓。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  
輕殺臣下。此盛德事。余猶欲輕壞之。且吾與公有  
此同僚間同心者有幾人。雖上意亦未可知。所定  
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  
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遇了不安。范公

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出欲守邊。富公  
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傍徨  
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  
刺于石。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既成  
客有勸公墓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  
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  
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治平中。夏國遣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詒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



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  
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  
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  
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  
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  
公所料祝如所教悉之夏人聳伏  
祥符中王沂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上語  
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  
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夫與議退又白於執政  
及後飛蝗旱暵公乃亟被擢用焉

馬知節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  
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  
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  
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  
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文正公獨以為不可後數  
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  
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諸公皆謝曰王旦遠識非  
臣等所及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

議者以為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

元昊遣使求通已在界上而契丹與元昊有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主者欲遂納元昊故有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張公方平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恙而失久和之強虜也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則

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若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當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莫行矣如此則西北為兩得時人服其精識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

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  
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  
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  
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衆  
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敘官為所當先忠  
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  
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昭  
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  
庶幾可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

鬱且欲快悅人情遽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  
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垢入相欲引公以自助時置  
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  
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  
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  
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  
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  
曰恨不得直達一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  
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

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况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張旣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怪何鄧輩敢欺罔上下也何執中鄧洵武建中之初公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

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幸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著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獻可公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遽欲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

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於是攻之愈力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

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請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熙寧二年富文忠公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文定公留守文忠來見坐久之文忠徐白人固難知也文定曰謂王介甫乎亦豈難知也文定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介甫有文學宜辟以考

校姑從之介甫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  
平惡其人傲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文忠俛首  
有愧色蓋文忠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  
姦云

熙寧間王文公初拜叅知政事神宗方厲精求治一  
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  
寤於後殿湏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時呂獻可公  
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而司馬溫公為翰林學  
士侍講通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  
路並行而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

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溫公愕然曰以介甫  
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  
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  
上意所向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  
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  
置諸宰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溫公又諭之曰  
與公素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  
見有不善之跡似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  
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  
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

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溫公退自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寔有傳其章疏者徃徃偶語竊議疑其太過未幾聞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文公之門躁進諛諂之士悉辟召為僚屬日相與講議於局中以經綸天下為已任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於四方又引周官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抗議不可回甚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隨之於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

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為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

韓魏公嘗云吳文肅公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文肅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

韓魏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

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韓魏公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王文公稱疾求去會拜司馬溫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文公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文公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幸文公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

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大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文公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之先知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下之才薦於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寇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謂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



使之在人上乎寇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  
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  
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  
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  
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  
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謂  
果被流竄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  
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時在太

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  
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伙也萬一反  
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

指斥之詞矣

其詞云蕃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時在太

張忠定公討劉肝兵刃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  
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來  
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  
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  
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  
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歛懼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  
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  
隍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知公遠慮不涉  
嫌疑之間

伊川先生云君子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  
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  
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無垢先生曰操守欲正  
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

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為先

器量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  
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  
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宣麻亦不  
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  
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徑入見之  
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  
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勲德  
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  
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

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其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趙忠獻王在中書呂正惠公為參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于言真公輔之器

王沂公前罷參政日往候故太尉王文正公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曰王君介然他日勳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靈使頗拂上意而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臧貶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在樞府將以聞上以責王旦旦拜謝引各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

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吝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寇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

多事對陛下無所隱蓋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事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政却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畧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蓋二隻云耕者入壞塚

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因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器量宏博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詩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耶公和顏謝之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得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駭於言遂無事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

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畧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

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歆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王沂公再蒞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嘆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反其故發其隱也

呂文穆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

簾內指之曰是予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不知也時皆服其雅量

傅獻簡公言李文靖公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濟天下又不

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蹶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



于座右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如此

或問呂榮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已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馬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矣

王化基為人寬厚嘗知某州與僚屬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誓如此之

量或知之化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

王武恭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

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  
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何暇也公曰不尔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  
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  
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  
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  
寒士無辯一日中路逢文正公前駟不知其為公  
子也遽呵斥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  
而自媿也

到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

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  
此真宰相器也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  
老娼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  
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  
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  
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  
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傅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

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郡掾行縣公同邑  
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檄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  
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庑  
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初登第為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  
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耻竊  
罵公獨處之自若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  
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  
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傳獻簡公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  
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  
貸償之久之鈎致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  
辯其容物不校如此

彭公季長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於  
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為翫客有墜其一於  
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  
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  
服公之量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  
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

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  
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  
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  
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  
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  
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  
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  
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  
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

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駭到  
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  
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  
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  
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  
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  
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  
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  
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